

你是我 最美的相遇

You are the apple of my eye

林笛儿 著

也许这是一场遥遥无期的仰望。
迟来六年的告白，
能否挽回一直深爱的你？
在时光的下一站，
别忘记我一直在等待，
与你再次相遇。

有时候，
明知不能爱，
却还是执著地想爱。



CB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你是我最美的相遇

You are the apple of my eye

林笛儿 著



CS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你是我最美的相遇: 林笛儿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7-5404-5592-7

I. ①你… II. ①林…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94925号

你是我最美的相遇

林笛儿 著

出版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邓映如 任勇文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址: 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2012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19.5

字数: 341,000

ISBN 978-7-5404-5592-7

定价: 28.00元

本社邮购电话: 0731-8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目录】CONTENTS

【楔子】 错觉	001
1. 午夜倾情	005
2. 对面的男人	018
3. 好久不见	026
4. 双人舞	035
5. 不是暧昧	045
6. 原来爱会累	055
7. 不能抹去的记忆	066
8. 你欠我一个拥抱	076
9. 我有这个资格	086
10. 临界点	097

11. 看不见的距离	108
12.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119
13. 我拿什么来爱你	129
14. 恋爱纪念日	140
15. 迟到的表白	151
16. 初恋那些小事	160
17. 和玫瑰无关	168
18. 一个人的星光	177
19. 官门名媛	184
20. 千山万水	193

21. 这么远，那么近	202
22. 我在那个角落又伤风了	212
23. 没有你的天空	221
24. 生日快乐	230
25. 心不设防	239
26. 爱有尽头	248
27. 轻触微温	260
28. 官方程序	269
29. 星夜微光	284
30. 叶子的星空	292
【番外】 夏主播的大“绯闻”	304

【楔子】 错觉

每次直播前，夏奕阳都习惯单独呆一会。

当他走到走廊尽头，站在宽大的落地窗前，发现天已经黑了，外面飘着绵绵的冷雨。爱丁堡的二月和北京一样寒冷，但白天很短，现在只是下午四点多。

他看了会雨，缓缓闭上眼睛，仿佛感觉到一股潮湿的阴冷穿过玻璃窗扑面而来。他知道这是一种错觉，他现在所站的地方是爱丁堡的一家五星级酒店，这里离国际会议中心很近，电视台在这里租了几个房间以便世界气候大会的直播所用。酒店设施豪华不失典雅，室内的温度有如置身阳光明媚的五月。

不知怎么的，最近产生错觉的时候很多。看书时、开车时、走路时，他都会突地听到一个清脆甜美的声音，脑中立马浮现出一张面容，嘴角向上翘起，唇边两粒黄豆大的小酒窝昂然呈现，眼弯成两道半月，头微微歪着，娇柔地笑着。他四下张望，最后总是淡淡地苦笑。

“奕阳。”肩上被人轻轻拍了下，他回过头，是导播江一树，也是他的好朋友。“Dylan 博士到了？”他问道。

Dylan 博士是《世界地理》的编辑，写过多篇关于气候变化方面的论文，在国际上影响很大，直播组动用了许多人脉才请到他来做今天的访谈。

江一树摇摇头：“刚和他助手通过电话，已在来的路上。奕阳，我和你说件别的事。”他咂咂嘴，眉头蹙着，似乎欲言又止。

夏奕阳身上有一种特别笃定的沉稳气质，不管在什么场合，都是从容不迫、气定神闲，这是一个优秀的新闻主播所必须的，但他不确定在听完他所说的事后，夏奕阳清俊的脸上还能保持这份恬然。

“什么事？”夏奕阳微笑着问，没有露出一丝好奇之色。

江一树踌躇了下，从上衣口袋里捏出一张纸条递了过去：“我也是刚刚才知道，她在爱丁堡。”

谁？夏奕阳的疑问没演变成语言，突地像有一道闪电掠过长空，大脑在一眨眼间空白之后，心没有规则地狂跳不已。

他松松脖间的领带，艰难地眨了下眼：“不可能，她在新西兰。”

这个消息还是四年前的同学聚会中，她最好的朋友艾俐向其他人抱怨时他听到的。别人向艾俐问起她怎么没来？艾俐像个怨妇似的叹了口气，说道：什

么朋友呀，去了新西兰也不吱一声，就在QQ上遇到过一回，打了声招呼，然后头像就灰了。其他人说道：干吗去新西兰苦修，依她的条件，进省台没问题的。艾俐撇嘴：她的梦想是进央视。众人哗的一下齐刷刷看向他。那时，他刚进央视，任新闻频道的外景记者。

江一树挑了挑眉：“去年从新西兰过来的，在旅行社做导游，姜晴春节期间带了个太太团来爱丁堡，就是她接待的。”

姜晴是江一树的妻子，是北京环球旅行社的客服部经理，负责欧美这条线。

“导游？”夏奕阳的心里有什么地方轰的一下崩塌了。

她的脸是圆嘟嘟的，她自我解嘲说像十五的满月，上了电视，估计能占半个屏幕，这样的主播哪家电视台敢要？然后她又自信满满地说，她机灵而又聪慧，可以做一个像肥肥样优秀的脱口秀主持人。这是他第一次见她，她刚满十七岁，挤在播音主持系一群大学新人中，满嘴的牙套，像个看热闹的孩子。

江一树耸耸肩：“我听了也是吃了一惊，这是她的地址。”

他把纸条塞进夏奕阳的掌心里，感觉到夏奕阳的指尖微微颤了一颤：“你没事吧？”

夏奕阳抬起头，就这一会，脸上已平静如水：“我很好。”

电梯口，一行人鱼贯地向摄影棚走来，江一树说道：“Dylan先生来了，我们过去吧！柯安怡这是第一次上直播，你要带着她点。”

夏奕阳点点头，迎上前去和Dylan先生握了握手，熟练地用英文与他交流着直播时会提到的话题。Dylan先生是电视常客，非常熟悉这些套路，轻松地冲夏奕阳做了个OK的手势。

夏奕阳微笑颌首，一扭头看到站在摄影棚外的柯安怡，她抓着新闻提纲的手不住地在哆嗦。他淡淡一笑：“小柯，你只要按照提纲进行，节目中碰到串词、连线、互动这些，都由我来。”柯安怡是去年年底进的国际频道，毕业于英国利物浦大学，外形靓丽，专业过硬，家境又好，很受台里器重。

“我怕我紧张时会念错词，这里面有许多专业术语。”柯安怡精致的妆容下，一张俏脸僵僵的，笑都不会笑。

“今天的话题本身凝重而又沉闷，说错了，正好调节气氛。放心吧，有我呢！”

柯安怡深呼吸，羞涩地瞄了下夏奕阳：“夏主播的英语怎么会说得这样娴熟？我这个在英国呆了四年的人都自愧不如。”

夏奕阳笑了笑：“我在三里屯的一家酒吧泡了三年，那里外国人多，语言环境比较好。”

柯安怡瞪大美目：“那你酒量一定很不错喽！”

“我在那里打工，并不是去喝酒。我的酒量很一般。”

柯安怡怔住，夏奕阳三十出头，就成为新闻频道的一线主播，她自然以为他和她一样家境非常不错。这个社会重实力，但想在年轻时创下一番成就，某些时候需要强大的背景支持。

“两位准备好了吗？”助导走过来帮两人别好无线耳麦。

夏奕阳点点头，与柯安怡一同走向摄影棚。江一树等三人坐好，又看了看灯光，高声说道：“那就来了，各机准备，5、4、3、2、1！”

“各位观众晚上好，这里是爱丁堡的直播间，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著名的气象学者 Dylan 博士，他将与我们一同探讨在全球气候发生变化时，各国应该有哪些预防措施……”夏奕阳清朗沉稳的嗓音在棚内响起，江一树这才缓缓松了口气。

助导轻轻碰了下他的肩，他抬眉。

他询问地看向助导，助导在纸上写道：“夏主播的右手一直攥着，很奇怪。”

江一树看过去，夏奕阳一边与 Dylan 轻快地聊着，一边将记者们写给主播的引言稿排序，搁在稿纸上的右手攥得紧紧的，看上去是有些别扭。

他叹了口气，她对奕阳的影响真是不小呀，一个地址都当珍宝似的。

柯安怡开始有点僵硬，但聊着聊着，她放松了下来，语速欢快而又活跃。这个访谈本来是夏奕阳一个人主持的，为了给她锻炼的机会，也为让节目增添些亮点，这才让她一同参与。

对她的表现，江一树算是满意。

直播的时间总是过得飞快，一个小时的访谈很快结束，夏奕阳面对镜头温和地笑道：“本次访谈就到这里，感谢 Dylan 先生能来我们直播间……”

四周掌声响起，江一树过去引领 Dylan 先生走出摄影棚。夏奕阳摘下耳麦，走进洗手间用冷水洗了把脸，抬起头时，看着镜中的自己，把领带松开，又系上，系上又松开。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慌乱了，就连当初考播音学院面试时都没有过。

他自嘲地倾倾嘴角，还是把领带系上了。

出来时，柯安怡站在外面，还没卸妆。

“今天表现很好。”他冲她鼓励地一笑。

“幸好有你，你一说话，我就不那么紧张了。谢谢你，夏主播。”柯安怡真挚地说。

“都是同事，叫我夏奕阳好了！”他折身进更衣室拿出大衣。

“夏……夏奕阳，”柯安怡追上来，“我知道爱丁堡有一家很不错的餐厅，我们过去品尝一下吧！”

夏奕阳停下脚，“我还有点事，你找其他同事一同过去。”说完，他匆匆往外走去。

柯安怡窘在原地，两手不自然地慢慢耷拉了下来。

雨还在下，密密的，极其湿冷，透过浓浓的暮色，看不清对面的街道。夏奕阳上了一辆出租车，把手中的纸条朝司机展开：“去这里！”

司机回过头，打量了下他几眼，耸了耸肩。

夏奕阳闭上眼，心跳的声音大得他怀疑前面的司机都能听见。一个消失了六年的人，突然之间近在咫尺，那种感觉无法形容。

六年前，她走的时候，连再见都没有说。可是地球是圆的，兜兜转转，有

些人总有一天还是会遇见，如他和她。

清俊脸上浮上一丝愉悦的笑意。

因为世界气象大会，爱丁堡的交通比平时拥挤了点，又加上雨天，车走得极慢。一个半小时之后，车拐进一个杂乱的街道，不时有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在窗外闪过。

“先生，到了！”车在一所六层公寓前停下。

夏奕阳递过一张欧元，刚推开车门，一个人影突然从公寓大厅里跑了出来，一手拖着行李箱，一手猛烈地冲出租车挥着。

他下意识地抬起头，齐膝的黑色呢大衣，竖着两个耳朵的灰色毛线帽子，同色的围巾把整张脸裹得只露出一双眼睛。

“车来得这么快呀？我今天真是幸运！”正宗的牛津口音，甜美清脆，两眼弯成半月。

他的心强烈地一震，用力地眨了眨眼睛，不敢相信地看了过去。

行李箱太沉，她吃力地往后座上塞着，他上前帮着托了一把。

“谢谢帅哥！”她俏皮地向他挤了下眼，“砰”的下关上了车门，汽车在斑斓的路面上溅起一串水花。

他呆呆地站着，任冷雨淋湿了头发、模糊了双眼。

又是错觉？他仿佛看到她了。

不知站了多久，头顶上方出现了一把雨伞。“先生，需要帮忙吗？”

他拭去脸上的雨水，面前站着公寓管理员，“请问……叶枫小姐是不是住在这里？”他机械地问。

“之前是住在这里，今天刚刚搬走。”

他抿了抿唇，朝茫茫的街道看了看：“那你……知道她搬去哪了？”

“她结婚去了，不知道在哪座城，但应该不会再回来住。喔，就在前一刻，她还在呢，先生真是不巧。”管理员同情地看着他疲惫而又痛楚的面容，“要不要我帮你叫车？”

他摆摆手，仰起头看了看雨中的公寓。她住在哪一层？这些年过得好不好？为什么舍弃播音做导游？没有人告诉他了，其实答案也已经不重要。

真的是她！六年了，眉眼之间变化不大。唯一的变化是她记不得他是谁。他从来都是她人生里轻描淡写的一笔。

他苦涩地收回视线，把手中的纸条捏成小团，扔进了路边的垃圾筒中。

他相信，这偶然的一瞥之后，不管地球有多圆，他们再没相见的可能了。

1. 午夜倾情

叶枫随着人流走出机舱，北京也在下雨，仿佛那块雨云是从爱丁堡随着她一同飘过来的。

离开北京那天也在下雨，七月里的倾盆大雨，又闷又热。她闭上眼，那一切似乎还是昨天的事。

心在胸腔中猛烈地跳动，是兴奋，也有点莫名的忐忑。她深吸一口气，想让自己平静一点。

“牙套妹！”一个小巧的身影像只飞转的球投进了她的怀中，没等她看清，双手突地被抓住。接着，手背上各多了两排牙印。

“艾俐，你干吗咬我？”叶枫吃痛地缩回手。

“疼不？”艾俐横眉冷目，双手交插，上上下下打量着失踪六年的某人。女大十八变，苹果脸变锥子脸，我见犹怜的骨感美。

叶枫揉着手，白了艾俐一眼：“我咬你看看！”

艾俐理直气壮地看着她，连珠炮似的轰道：“这还是轻的呢！你出国都没和我说一句，我们是仇人吗？似乎我们也曾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同床共枕四年。是不是你勾搭上了什么王子富豪，发达了，怕我像牛皮糖似的黏着你，想沾啥光？告诉你，本姑娘一身傲骨铮铮，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叶枫陪着笑：“这不回国第一时间就通知你了。”

“哼，你还不是想使唤我，又是给你找房，又是给你找工作。牙套妹，我问你，为什么非要央视附近的公寓？那儿租金超贵，同样的钱在别的地方可以租更好的公寓。还有，你什么工作不找，干吗要做晚上电台的DJ？”

“不是要倒时差吗？”

艾俐真想为这个回答鼓掌叫好，听着真是很光明正大：“你当我是白痴呀，是怕白天遇到边城？我和你说，北京城很大的……”

叶枫忙打断她：“你车停在哪？”

艾俐斜睨着她：“看来你还是没有痊愈，这六年你白逃了。”

“艾俐！”叶枫干笑着求饶。其实事情没有那么夸张，她是和边城恋爱过，毕业前夕，两人情变，然后她出国读书，如此而已。

艾俐叹了口气，抓起行李箱的拉杆：“边城现在是华城集团的总经理，京

城名流之一，非常忙，怕是你想见他，还得提前预约。”

叶枫脑子有点不够用，当年，在班上，无论是专业还是形象、气质，边城都是顶尖的，他怎么会改行？

“以后再慢慢说给你听。所以这次的同学聚会你一定要来参加，是专门为你办的。”艾俐是班上唯一留校任教的，现在俨然是同学之间的召集人。

叶枫呆滞地看着外面的雨丝，好像越来越密了。一路上，艾俐在讲什么，她都没注意听。

车拐进一个区，在一幢挺拔的大楼边停了下来。艾俐递过一把钥匙：“二十四楼，一个单元只有两户人家，我去瞧过了，公寓设施齐全，你搬进去就能住。我还有事，不陪你上去了。”

叶枫仰起头，隔着蒙蒙雨帘打量着被暮色笼罩的大楼：“建成没几年吧？”

“前年竣工的，我听物业说，央视有不少主持人也住这里。”

“真是不敢想象。”叶枫喃喃低语，“六年前，这儿还只是几幢旧筒子楼呢！”

艾俐眨眨眼：“你对这挺熟悉？”

叶枫脸刷地通红，慌张地推开车门：“我……我下去了，谢谢你，艾俐，改天再联系。”

艾俐又把她叫住，扔出来一张纸：“下周五城市电台有个面试，时点是你想要的，去碰碰运气。”

叶枫挥挥手，目送艾俐离开。大三时，艾俐暗恋系里面的英语老师王伟，她帮艾俐送过情书。王伟很客气地请她俩吃饭，两人打扮得美美的去赴宴，发现陪客是位丽人，王伟温柔地介绍，这是他的未婚妻。艾俐羞得差点当场一头撞死。但艾俐是个死心眼，明明没有结果的事，她还是坚持要留校。她说做不成恋人做同事也是开心的。这大半天，艾俐只字没提王伟，想必她并没有那么开心。

叶枫苦笑，情路总是艰辛的。

面试其实是很考验脸皮的一件事。

叶枫再一次深呼吸，假装没听见隔壁两个女孩议论她的话语。

她出门时，还特地修饰了下，画了眼线，抹了腮红，描了唇彩，在镜子前照了又照，感觉看上去很大方很知性，这才微笑地穿上大衣走人。化妆品是女人最亲密的朋友，可是再好的化妆品，也不会说谎。

这只是城市电台情感栏目《午夜倾情》的DJ职位，又不是选美比赛，来的女孩一个却比一个靓，一个比一个嫩。夹在这群青春美少女中间，她这二十七岁的高龄，真的有点无地自容。

悲剧的是她还和其中一个女孩撞衫了。女孩瞪着她，气得眼中都泛出了泪光。其他等着面试的女孩，有的幸灾乐祸，有的愤愤不平，有的面露嘲讽。

叶枫觉得很无奈，这套装，她穿叫端庄，女孩穿叫飘逸，年龄一比就出来了。她硬着头皮坐下，假装没发觉自己成了女孩眼中的一根刺。

幸好她没要等多久，不一会，就有一个穿着西服的男子把她领进了一间布

置得挺肃穆的办公室，办公桌后面的丰润女子也是一身凝重的黑。

叶枫礼貌地点下头，欠身坐下来时，她飞快地瞟了眼桌上的职位牌：崔玲，业务处处长。

“你是广院毕业的？”崔玲翻着面前的履历表，用眼角斜看着她，语气百分百质疑。

“我有带证书原件，需要验证下么？”叶枫唇边含笑。

崔玲没有笑，眉头缓缓地蹙起：“整过容？”

“没有。”

“变化真大！”崔玲又打量了她一眼，似乎还是有点不太相信，但她不再纠结这件事了。“我看了下你的履历，六年前毕业，然后出国，做过银行职员，还做过导游。你为什么出国？又为什么回国？”

叶枫一脸揶揄地回道：“因为我很爱国！出国是为了丰富自己，以便于有朝一日为祖国作出自己的贡献。现在我回国实现我的梦想。”

崔玲瞪大眼，差点被自己的口水给呛住。“那你觉得在城市电台能放飞你的梦想？”

叶枫认真地点头。

“七岁的女孩说梦想是可爱，十七岁的少女说梦想是有志向，二十七岁的女人说梦想会不会太……天真？”崔玲冷冷地挑了下眉梢。

叶枫额头跳出三条黑线：“天真的人至少是真诚的，她还不懂世故，不会做作。电台情感节目，是对主持人声音和智慧的考验，需要真诚投入，才能让听众感受到，才愿意与你用心交流……”

“崔处长！”门突然被人从外面推开，打断了叶枫的话。她扭过头，从外面走进一个男子，身材高挺，戴着无框眼镜，气质斯斯文文，“在面试？”男人走了进来。

崔玲站起身：“还有三个就结束了。”

男人点点头，顺手拿起叶枫的履历翻了翻。“好，那你先忙。”

男人深深看了叶枫一眼，把门带上出去了。

叶枫发现男子年纪不太年轻了，耳边的头发已显出几分灰白。

“别看了，有主啦！”崔玲抬起头，看到叶枫的眼睛还盯着门，冷冷地咳了一声。

叶枫调侃道：“没办法，控制不住，太养眼！”

崔玲愣了有几秒，面容慢慢地涨得通红，没好气地怒道：“他是我老公。”

叶枫耸耸肩，她有点同情眼前这个一直端着架子的女人，守着这么俊雅的老公，真是草木皆兵。“崔处长，我们继续吗？”

“你是不是觉得这个职位非你莫属？”崔玲的声音已经失去了平静，音量高亢得锐利刺耳。

“没有这份自信，我来这里干什么？”叶枫清亮的眸子忽的一亮，整张脸都生动了起来，“我受过播音的专业教育，又有一些经历，而且我还很……天真。

1. 午夜倾情

不过，最后的选择权在于你，但我尽力了，不管什么样的结果，我都没有遗憾。”

说完，她向崔玲点了下头，转身出门时，她用力地咬了下唇。从崔玲铁青的表情上，她想这个面试她搞砸了。

“叶小姐！”走廊尽头一间宽大办公室的门开了，斯文的男子喊住了她。

她停下脚。

男子温文尔雅地自我介绍叫姜洋，叶枫不动声色抽了口气，原来是城市电台的台长。

姜洋看了看手腕：“快到午饭时间了，我带叶小姐参观一下我们电台的餐厅！”

“我可不可以把这个看做是一个电台员工的荣幸？”她小心翼翼地问。

“叶小姐很聪明，不过电台员工可不是好做的。来，往这边走。”姜洋绅士地走在外侧，与叶枫保持着一臂距离。

他们来得有些早，餐厅里还没几个人用餐。

“电台的午餐品种很多，也有西式点心，你随便挑。”姜洋递给叶枫一个餐盘，温和地向橱窗里的师傅微笑颌首，“给我来一份B餐。”

叶枫要了一份和他同样的B餐。

“这个城市里，比较活跃的电台有二十四家。有几家的午夜情感节目中，《夜色温柔》、《城市悄悄话》、《篇篇情》、《午夜星空下》都做得非常成功，我们电台在这个时点却是弱项，不管是市场营销，还是讲两性关系，听众关注度总是不高。我考察很久，觉得我们需要一个优秀的电台主持人。叶小姐说得很好，你有经历，又专业，知道怎么与听众沟通，我很期待叶小姐能改变这种现象。”

姜洋的吃相和他的人一样文雅，饭是一粒一粒挑进嘴中的，喝汤不发出一点声音。和这样的男人一起用餐，叶枫更加同情崔处长。

叶枫艰难地咽下一口汤：“姜台，坦白地讲，我一毕业之后，就没播过音，也没主持过节目。今天，我也只是想来碰下运气，自己并没有把握。对于情感话题，我可能会让姜台失望。”她自己就是情感上的败将，用什么来指导别人在感情上怎么正确地走？刚才和崔玲说那些，只是逞一时口舌之快。

“这个节目是1+1，还有一位情感专家和你一同主持。叶小姐的声音很有感染力，还有……我对广院的学生有信心。叶小姐，我瞧着你很面熟？”

要是姜洋再年轻个十岁，要是她貌美如花，这样的问话，她会以为是某种暗示的搭讪。可看着姜洋一脸长者般的温和，她严重鄙视自己不健康的思想，老老实实地回道：“我跨千年时才来北京的，2004年去的新西兰，我长得很大众！”

“2004年那届，名人可不少，央视新闻主播夏奕阳、北京台的许曼曼，还有……”姜洋发觉叶枫突然沉默不语，目光羞窘、慌乱，忙打住。

吃完饭，他领她去参观《午夜倾情》第八的播音间。叶枫抚摸着话筒、音响、厚重的隔音玻璃……轻轻地咬唇，心里面涌起一股久违的波动。

姜洋让她后天来上班，两周后《午夜倾情》准备试播。在电梯里，遇到崔玲。她微笑招呼，崔玲生硬地哼了一声，然后便把下巴扬得高高的。

叶枫没有在意，她猜选择自己，一定是姜洋的意思。

随着熟悉的片尾音乐响起，镜头切向气象台的外景播报员，柯安怡摘下耳机，对着夏奕阳长舒一口气。

“还会紧张？”夏奕阳整理着播报台上的资料，微笑道。

“比以前好多了！”柯安怡调皮地眨了下眼，“但我喜欢这种紧张感，它让我不敢懈怠。夏奕阳，你可是我的目标。”

“那你的这个目标可不算太远大。”夏奕阳倾了下嘴角，站起身来，走出直播间。办公室在走廊的右侧，他得拐一个小弯。新闻播报只有半小时，但这之前做的工作很多，需要和编导组开会，熟悉播报内容，还得预备有突发新闻插播。结束后，他通常还要在办公室内回看下新闻，再看一些世界各地的报道。回去时，已是满天星辰。

“谁说的，你现在可是台里学习的楷模，综艺频道要帮你做一个专访呢！”他腿长，步子大，柯安怡小跑着，才能追上。

夏奕阳笑笑，这些话听过就飘过。播报台上的竞争非常强，最微小的错都不能犯。哪怕是资深主播，上播报台，都是谨慎以待。

“后天，你穿什么颜色的西服，我好准备我的服装与你搭配。”柯安怡抿嘴一笑，眼里多了点别的。

“灰的！”

“你真是没有创意，西服非灰即青，同款衬衫一买就是六件，吃饭永远是C类套餐。”

夏奕阳温和的眸子突地黯了一下，但很快就恢复正常：“我就是图个方便，再说男人的衣服都差不多。”

“每一年的款式都变化很大，哪天我和你一块上街，给你恶补一下这方面的知识。我可是服装行家。周日怎样？”仿佛怕他会拒绝，柯安怡一口气说完，中途都没停顿，一张俏容憋得通红。

夏奕阳不置可否地侧过脸，一阵香风袭来，综艺频道的当家花旦莫非站在门外。“夏主播，今天你应该能抽出时间接受我的专访了吧！”

“我的经历乏陈可举，履历表上写得很清楚，真的没什么可讲的。”夏奕阳抱歉地笑道。莫非号称电视台的美女主播，主持风格特别煽情。大家是同事，平时相处礼貌疏离。去年年拜会聚餐，她当着众人，依了几份醉，坐上台长的大腿，与台长喝交杯酒，那股豪爽、火辣，和平时镜头前的笑靥如花的亲切模样判若两人。

“网上现在对你评价很高，可你总坐在神坛上，不让人看到你普通的一面，会给观众们距离感。你的专访，可是台长亲自下的任务。我知道夏主播忙，可不敢随便来打扰。”莫非美目流盼，语气却咄咄逼人。

柯安怡听了有点不舒服，目光带了几分轻蔑。

1. 午夜倾情

夏奕阳淡淡地笑，知道这事是避不过去了，他点点头：“行，莫主播都来了，我就恭敬不如从命。现在吗？”

“我们组为了配合夏主播的时间，一直等着呢！”

“那我们走吧！”夏奕阳关上抽屉。正好，还没洗脸，省得再让那个毛茸茸的化妆刷在脸上扫来扫去。

“我陪你一块去。”柯安怡硬邦邦地说道。

“别，你早点回去吧！”本来就是不愿意的事，再有熟悉的人在一边看着，这下更不自在。

莫非嘴角微微动了一下，等着夏奕阳出了门，她扭头冲柯安怡眯起了眼，扔下一句，“自作多情”，扭头追上夏奕阳。

“夏主播，我的专访氛围一向很轻松，一会，我要是问点八卦话题，你可要配合。”

“你尽管问！”夏奕阳用手指抚了下头发，发胶今天喷太多，摸着就很僵硬。

“真的？”莫非停下脚步，“我听说夏主播当年的志向并不是做主播，而是想做一个中学数学教师。你毕业时，已经拿到了川大数学系的硕士录取通知书。可是你最终改变了主张，留在了北京。是为某个人？”

或许是角度和灯光的问题，温和的人冷起来，感觉比常人更多几份寒意：“你听谁说的？”

莫非长长的假睫毛缓慢地扑闪了两下，似笑非笑：“你不会以为我只要化好了妆，站在镜头前美美的，就行了？做节目之前我们都会对访谈嘉宾进行详细的了解，我们有我们的方式。如果这是你心底的秘密，你不想说，自己把话题挪开就行。大家是同行，这一点不用我教你吧？”

夏奕阳冷然的皱了皱眉，莫非也许并不只是传说中的花瓶。

做专访，比播报新闻累多了。走出摄影棚，夏奕阳抬手看了下手表，快十二点，其他要做的事只能搁一下。他把要看的资料放进包中，关上办公室的门，下楼取车。

刚到停车场，手机响了。他疲惫地抿了下唇，把包放进车里，腾手接电话。

“夏主播，你的电话可真难打！”艾俐语气不无抱怨，显然这不是第一通来电。

他道歉，“刚刚进棚录节目，手机不在身边。艾老师有什么指示？”

“下午有没有看到群里的信息？”

“我……倒没注意。”他怔了怔，事实上，他已经屏蔽了同学群。

“就知道你没看到。以前几次同学聚会，你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参加，所以我想给你打个电话。这次同学聚会放在周日，你要是有时间，就过来吧！”

今晚这是怎么了，专访时才把他在广院的四年回忆了一遍，现在同学聚会，他似乎还得再把记忆中的人和事翻阅一次。他自嘲地闭上眼：“我手头有几个节目赶得紧，我不一定去得成，代我问同学们好。”

“行，大伙儿会理解你的。那晚安！”艾俐答得很干脆。

合上手机，他启动了车子。都是午夜了，这个古老的都城还没有休息，街上仍是车水马龙。他开了车窗，春夜的风是料峭的，吹在脸上刺刺地痛。

大学四年，他大部分精力都花在打工上，对于学业，只要不挂科就行。他没有时间交朋友，班上的活动也很少参加，总是独来独往。后来与同学们走这么近，是想有一天能从谁那里听到关于她的消息，或者有一天，能和她相遇。

他们相遇了。

她的消息，他也已经知道。

空气里有浓厚的灰尘味，他抬起头看天，夜空是灰蒙蒙的。他叹了口气，随手拧开收音机。

“咳，咳！”频道里传来一阵密集的咳嗽。

他皱眉，这个栏目的DJ犯的这个错可不小哦！

第八播音间外，播音助理小卫双眼一闭，感觉明早城市电台上空要降半旗致哀了。《午夜倾情》第一次试播，应该到的专家放了鸽子，被逼单刀出马的叶枫在播音间里被自己的口水呛着，咳着气都接不上来。

姜洋的脸青了，崔玲嘴角反倒浮出一丝浅浅的笑意，但她很快就收敛了。专家是她负责联系的，今天节目要是砸了，她得负一半责任。

叶枫进播音间时已是冷汗涔涔，搁在膝盖上的手指控制不住的哆嗦，身子像是无措地飘浮在半空中，找不到一个落脚点。这一咳，她反倒镇静下来，讲话也顺溜了。姜洋说了，节目砸了，和她没一点关系。

“有没有把大家吓一跳？回北京一个月，我还是不太能适应北京干燥的气候。我先介绍下自己，我是叶子，在以后每一个宁静的午夜，我都将在这里倾听你心中的情感故事。”

叶枫停了下，她听到自己咽口水的声音是那么清晰。

“今天来电台的路上，经过一家音响店，我看到里面在播《剪刀手爱德华》。有人称爱德华的爱情是不能拥抱的爱情，这样的形容很凄美。德普演得很棒，他看着女孩的眼神是那么温暖、诚挚，仿佛爱她是他心中最奇妙的事。在这个飞转的忙碌时代，爱情被我们轻描淡写了，变得条件化、物质化，单纯地为爱而爱的人可能都会被别人称之为傻。我却羡慕这样的傻子。读大学的时候，有一节课，老师让我们朗诵一首诗，我选的是叶芝的《当你老了》，里面有这么几句：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和真心、只有一个人爱你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朗诵完，我突然想恋爱了，就为有一天有一个人会爱上我脸上的皱纹。我读书早，那时不满十八岁，是不是很早熟？”

“叶姐，有电话进来了。”耳机里小卫激动地大叫。

叶枫朝外面点了下头：“现在我们来听一位朋友的故事。你好，我听到你的声音，是的，这里是《午夜倾情》。”

“我姓宁，”打电话的是位女子，嗓子沙哑，像是刚哭过，“叶子，你的声音很好听，说的也很对，爱一个人确实是很美妙的事。可是为什么爱会疼呢？”

“和男朋友吵架了？”

“不是男朋友，是老公。我们恋爱四年，过年时刚结的婚。本来今晚我值夜班，感觉有些不舒服，就回家了，推开门，他和他同事睡在我们的婚床上……啊……啊……我真想一刀杀了他们，可杀人要偿命！”

叶枫放缓呼吸：“他怎么向你解释的？”

“他说他和同事喝醉了，她上错了床，他抱错了人。叶子，他们俩是喝得有点高的样子，但我才八十斤，他同事一百二十斤，这抱起来一样吗？你说这多出来的四十斤肉搁在哪儿？”女子声嘶力竭的声音，刺得叶枫的耳膜隐隐作痛。

叶枫揉揉酸胀的太阳穴，仿佛看到超市肉架上一大块肉血红血红的：“他可能没说谎。”

“什么？”

“他以为抱着的那是一团被子，毕竟一百二十斤女子身体的绵软性非常好！”

“会吗？”女子惊声问道。

“你爱他么？”

“我爱他，很爱！”女子呜呜咽咽地哭。

“会有这种可能的。”掷地有声。

道别的话留给小卫说，另一通电话转进了直播间，是位男子，声音低沉得极具磁性，如优雅的大提琴声。在夜深人静时，特别令人迷惑、想入非非。

叶枫抬了下眼，发觉外面控制室的几个人都一脸震撼。

叶枫浅浅一笑：“晚上好，先生。”她听到电话那端有汽车的喇叭声，“你在开车？”

“我已经停下来了。”语调平静无波，却又像是暴风雨前的片刻宁静。

“那就好。”她没有催促，耐心等待他的继续。

男子的呼吸忽重忽轻。

“先生，听见我的声音吗？”

“听到，你的声音像我认识的一个人。”男子停顿了下，像是在抑制某种激烈的情绪，“她离开北京很多年了。半个月前，我见到了她，可是她却记不得我。”

“她对你这样说？”

“没有。天有点黑，但我就站在她面前，还帮她提了下包，她对我说：谢谢帅哥！然后转身离开。”

“你们曾经是恋人？”

男子怔了下，笑了，叶枫听着那笑像自嘲：“我们只是同学。”

“只是同学，她没有装着不认识你的必要，一定是你误会了。她……会不会把隐形眼镜给掉了？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事，着急出电梯，被行李箱绊了一下，隐形眼镜甩出去，出租车在外面等，没办法，只得眯着眼往外跑。那时就